

20240311_口述歷史採訪 001

採訪者：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受訪者：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00:02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This is Venerable Jue Fang interviewing Venerable Tzu Jung on the 11th of March, 2024. This recording is taking place at Fo Guang Shan Kaohsiung, Taiwan. 153 Xintian Road, Dashu District, Kaohsiung. The interview is being recorded for the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and Nan Tien Temple's 30th Anniversary Oral History Project. We have Venerable Yi Lai and Venerable Man Ko in this interview.

2024 年 3 月 11 日，覺舫法師於高雄佛光山，台灣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 153 號，採訪慈容法師。本次訪談是為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口述歷史收藏，以及南天寺 30 週年口述歷史項目而錄製。依來法師，滿可法師同時出席。

01:19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慈容法師，早安。（慈容法師：早安）。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請慈容法師先簡單地介紹一下您自己。

01:29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好，我的名字，在家名字叫做吳素真。皈依以後，師父給我的名字就是慈蓉。但是那個時候呢，是在家連皈依也有法名。但是我出家以後呢，朋友都已經習慣叫我慈容，習慣了。所以呢，繼續還是從開始到最後還是慈容。不過早期的慈蓉，蓉字有一個草字頭。後來我剃頭以後呢，我說：「師父啊，頭髮都剃了，草字頭不要了吧。」師父說：「可以啊。」所以我就把草字頭拿掉了，所以容易的容，包容的容。所以呢，我一直用這個名字到現在。

02:24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請問慈容法師您出生於哪一年？您的家庭在哪裡？

02:31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我出生應該是在 19（依來法師：36。）1936 年 11 月 12 號，我出生在宜蘭，台灣的北部。因為那個時候呢，我們那個地方是一個比較.....也不是鄉村，就是我們的市區比較狹窄。但是呢，因為是在要從台北過去，要過很多山洞，所以人家稱這個地方叫做後山。這個要過很多山洞很不方便，所以我們宜蘭的人要到台北實在是路途不遙遠，但是去的人很少。大家呢，到台北去好像一個很重要的這個行程。

03:23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那請慈容法師介紹一下您自己的受教育的情況。

03:30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我從小就是跟這個學校非常的靠近，所以上學呢非常方便。我可以說，從幼稚園就開始在力行國小。過去，國小還不可以有幼稚園。但是我不曉得我們那邊，這個在國小裡面有附設幼稚園。我記得，幼稚園的小孩子都比較活潑，活動比較多。所以我們有時候，老師都會安排我們上台做節目。因為我不曉得那個時候呢，到底是做什麼。我記得我們常常安排節目去表演，所以我常常被安排上台去表演。我只記得，我大概呢，負責的大概都是主角的節目。那個時候，我幼稚園跟一年級都還是日本時代，所以呢，大家還沒有去計較這個節目是怎麼樣。

04:44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因為我幼稚園跟一年級都是日本時代，但是二年級，就逃難了。那個時候，宜蘭也是.....因為台灣不大，只要有戰爭，飛機就會飛得到。所以呢，我們雖然是在市區裡面，但是仍然有一次，這個炸彈丟得很厲害。我記得我們前面的一條街跟後面的一條街，所有房子都倒了。所以我們那一天連夜，我們的鄉下的親戚就趕快來帶著我們，住到鄉下去。在都市裡面不能住，太可怕了。就這樣子，我們遷離到鄉下去。但是那個時候都還很不懂，因為那個時候我才差不多是一年級剛剛讀完，讀二年級的時候。但是那個時代，讀書讀不安定，不安定。但是這樣的搬家，我們家裡人很多；人很多所以，從祖父、爸爸、媽媽，還有我的姐姐、哥哥。因為姐姐在上班，她不能夠跟著我們家人搬來搬去，她要上班。那麼哥哥從小，我現在不曉得他做什麼。因為過去的人都希望家裡有位男孩子，我哥哥是第一個男孩子，所以好像他很多習慣跟我們不一樣。我都跟著媽媽，幫著媽媽做事情。家裡有事情，我幫媽媽做事。所以遷離的時候，我幫媽媽背著妹妹，一直走路要走一兩個小時的鄉下，就住在那個地方。但是那個親戚對我們都很好。我媽媽那個時候，有時候要常常到都市裡、市區來，買一點東西，到家裡拿一點東西，生活是很不方便。但是我們所有這些小的，都是住在那個鄉下。

07:04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那請問慈容法師您是什麼時候認識星雲大師的？

07:10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我那個時候，已經是，應該是，我已經是（依來法師：大約 18 歲。）18 歲是吧？我已經一方面在工作，但是那個工作不是很認真。但是我有相處的都是我的同學，因為我在社會走得不多。但是聽我的那個菜堂¹，菜堂距離我們家裡大概才有 10 間

¹ 雷音寺前身，原名啟昌堂，是興建於清朝道光年間的一座私人三合院，坐落於宜蘭市北門口，一般人習慣上都稱呼它為「菜堂」。

²而已。那邊有什麼活動，我們就聽說，哦，那邊菜堂有來了一個法師，聽說是來講經說法。所以我們就很好奇，我找了我幾個朋友，就一起去聽。

07:58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其實那個時候年紀輕，講什麼，只是好玩，覺得人很多、很熱鬧，只是這樣子。好聽、不好聽？聽得好嗎？感受如何？沒有那種感覺。只是有這麼一個聚會，就覺得很了不起了。因為我們在一個普通的家庭，小孩子沒有那麼好，說有趁錢、有零用錢可以上街買東西，沒有這個習慣。所以呢，我們上街的機會就比較有限，除了家裡的事情以外。所以後來這個雷音寺這邊，請師父來演講，我們聽說就去了，去聽。聽得怎麼樣？我現在一點印象都沒有，總之那個時候師父的年齡才二十幾歲，還很年輕，又是從大陸來的。我們這邊宜蘭的都是比較單純的生活，沒有去計較這些。所以每一次他講經，我們就去聽。聽過來以後，我們就不走。師父都會叫我們：「來來來，你們都把椅子拉過來。」就坐在那個地方隨便談話。大家也會趁這個機會，把聽不懂的，不懂的意思，來請教師父，師父都跟我們講。

09:30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有時候呢，這個時候我們才知道，原來他一部分的時間，都在台北幫忙出版社。佛教的出版、佛教的雜誌，他都幫忙編輯等等。所以有時候來得時候，他會送給我們，「來，你們拿回去看一看。」那個時候佛教的書很少，能夠拿到一本書也非常開心。所以我們就偶爾有這種機會，看看佛教的書。也藉這個機會，我就想到說，我們應該這個早上一早就到雷音寺去看書。雷音寺那個時候雖然不是很大，但是兩個比丘尼，其他旁邊都是阿兵哥家屬在居住的。他們住在那個，家裡的人都住在那裡，就好像一家、一家、三四家住在那裡，但是我們沒辦法，因為那個時候這些官員沒地方住。但是我們到最後就覺得說，每天早上一早，因為我家距離很近，一早就到雷音寺來看書。所以師父給我們的書，我們就在那裡看。師父有空就跟我們在那邊說：「看呢，要做筆記啊、要寫呀。你們寫好了，放在這個木魚抽屜裡面，我會幫你們修改。你們下午再來的時候，再來看一看，我替你改得怎麼樣。」就這樣子。所以師父有跟我們談話，指導我們做事情，所以我們就更熟絡。到雷音寺去呢，就更喜歡。所以呢，常常就會去。不管師父在家不在家，因為我們不敢說去高攀，我們要去見師父，我們要怎麼樣。其實那兩個比丘尼我們也不認識，我們也不找她們，我們在那邊一杯茶都沒有喝過。但是就在那看書，看完了就回家吃飯，然後去上班，班完了晚上再來，就這樣子。

² 此處指 10 間房子的距離。

11:57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如果有聚會，師父來的時候就會有聚會。怎麼聚會呢？講經啊。當時也不知道，只是師父有說法，那麼我就去聽。所以那個時候，宜蘭很多區域的人都會跑去聽。大家都說很好、很好，也不曉得聽懂聽不懂。

12:23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因為這樣子，宜蘭市，宜蘭縣的人都會認為說，聽師父講經很不容易。所以特地就來請師父，「你到我們這個區域來講；你到我們這個地方來佈教。」當然，我不了解師父為什麼就答應了。所以在整個宜蘭縣，從蘇澳啦，羅東啦，四結啦，礁溪啦，頭城啦，很多地方，他都去演講。那麼後來他演講是怎麼樣？看到這些年輕人都喜歡跟著他走，我們這些年輕人覺得，去跟他走覺得很好玩。班完，大家可以騎著腳踏車，那師父帶頭，我們就騎腳踏車到鄉下。

13:20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到鄉下看，哦，他們好像做演戲一樣。搭一個布台，那個時候那個喇叭，這麼大一個喇叭放在那個舞台旁邊。然後師父都會走，「來，今天要開始了。你們這3個人、5個人，你們合唱。上去唱一條歌。」大家很開心，我來了還有節目。上去了，「來，這個獨唱很好，你上去獨唱一下。」我就唱一下。師父呢，一開始的時候，就在那裡做導播。一個一個叫大家上去、上去。前面有幾個節目之後，師父才上去講。所以我們呢，就變很習慣。師父上去講了，我們當然也在台下聽一聽，幫忙台下的這些信徒啊，招呼他們。所以呢，當地的這個鄉下的家人就很開心。過去的鄉下人，看到這麼多人來，所以晚上就特別煮了很多的點心，請師父在這個地方吃個點心。所以當然我們跟師父一起去啊，都一起來啊，哇，大家很開心，參加活動以後呢，還可以吃個點心，然後再騎個車子再回去。

14:53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那個時候呢，這些青年也很歡喜。直接不是跑回家，就一樣呢，就回到雷音寺。回到雷音寺，有什麼話，大家再談一談，然後再散開來。那個時候就慢慢，這一批人就變成一堆。其實呢，我們那個時候，都是比較年輕的。但是再後面的，都是一個學生的，他們還沒有畢業的。那其他呢，都是這些信徒。信徒，我們比較不跟他們來往，因為過去的爸爸、媽媽都比較嚴格，話比較多。但是我們直接只有跟師父來往，跟其他裡面的比丘尼也不來往，我們也不去干擾這個寺廟，所以大家很平安做事情。

15:50 滿可法師 (Venerable Man Ko)

容師父您在，聽說您在幫助師父弘法的這段時間，前面都是以在家身份，那後來為什麼又想會要去出家跟著師父來弘法呢？

16:04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我剛才講的，我們去雷音寺上課啦，去參加師父做什麼活動啦，都是在家身份。那個時候師父從來也沒有叫我們說要出家，師父不鼓勵人家出家。所以我們也沒有覺得佛教是做什麼。只有呢，好幾年之後，第一個，就是要皈依三寶。他說佛教第一個，你要信仰佛教，要確定自己的信仰。所以第一批那些，爸爸、媽媽們，他們就皈依。所以那個時候的法名，師父給他們叫做「覺」，「覺」什麼、「覺」什麼。然後第二批就「心」。這個「心」就是師父們的內號。所以吳寶琴他們有幾個，也是比較鄉下的人，他們是「心」。到了第三段的要皈依呢，是我們這批人。那個時候青年很多，青年很多，師父就給我們一個「慈」字輩。哇，那一次我們皈依的全部都是，八十幾個，都是青年。師父給我們都是「慈」。所以這個是師父的皈依弟子裡面，第一批「慈」字輩的。所以呢，只有皈依。所以那個時候，我的名字就叫做「慈蓉」，就這樣子。所以那個時候也不曉得，小孩子好玩嘛，哎，我們以後大家都要稱呼法號，表示我們是皈依過的，我們稱呼法號。所以那個時候，慢慢就叫這個法號，習慣了。所以慢慢呢，在家名字變得沒有人叫了。

18:02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那慈容法師您是星雲大師非常重要的弟子，幫助星雲大師在全世界弘法。那您可以告訴我們，您是怎麼開始幫助星雲大師弘法的？從幼稚園開始，然後一直到台北，到佛光山。

18:20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這個時間已經太久了。幾歲？哪一年？我根本沒有去算過，回去查應該會查得到。但是呢，那個時候，大概都是，真正來跟師父學習的，都是年輕的人。年輕的人，我不曉得這些人是怎麼來的。我家是距離雷音寺很近，就這樣子過來，然後認識很多朋友，就這樣子。但是師父，起先我說，只有參加念佛會裡面呢，有什麼活動我們參加。然後呢，師父要到鄉下去佈教，大概呢，這些裡面的爸爸、媽媽就鼓勵我們年輕人，大概可以跟我們.....因為我記得不是師父來找我們的，大概這些人找我們去。所以我們呢就是，起先，有腳踏車的人騎，沒有腳踏車的人給他們帶，就這樣子呢到鄉下去，一次、一次呢到鄉下。然後後來呢，這個越做越習慣，還有呢變成有整套的一個程序，整套程序。所以呢，師父也很會安排，這個整個的活動都很有秩序，很有秩序。我也不曉得師父為什麼，他大概看到我講話比較清清楚楚吧，所以他都叫我做司儀啦，說明啦，等等。因為我的歌聲不是很好。人家有幾個，獨唱獨得很好，她們都會上台獨唱。師父叫我做，所以後來慢慢師父有做活動，他都會叫我做司儀。

20:18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過去佛教界喜、喪、婚、慶，雖然有人到佛前去拜拜，但是沒有儀式，也沒有內容，個人拜個人。但是師父把這個建設起來，讓結婚有結婚的儀式，告別式有告別

式的儀式。房子要進住，灑淨有灑淨的儀式。所以他有這種，種種的儀式，這個呢，變成有很多的程序，所以很多程序呢，他很多都會叫我做司儀。當然這個開始，程序都是師父寫好，我哪裡會寫？但是我很習慣。我知道做司儀的人要注意一些什麼，注意一些什麼。比如說，我有一次不懂，節目要開始，「典禮開始！鳴炮！」哎，炮在哪裡啊？在那個時候我才知道，哎呀，做司儀的人不是喊叫就好啊，你要照顧全面，你要跟旁邊的這些工作人員要接洽好。所以呢，我後來辦活動，我很了解，我要跟這個單位，你站在哪一個位置，我講什麼話，你要什麼動作。然後呢，我講什麼話，你要做什麼動作。所以每個角落呢，我做司儀的人，都要去把它搞清楚了。這個呢，我從那個時候一個活動、一個活動，我都得很清楚。所以師父呢，對我辦活動他很放心。所以大活動、小活動，尤其師父在台北的國父紀念館，連續 30 年講演，我們都在那個地方，師父做的。我從佈置一直到這個完成，每年 3 天，3 天我都把它做得很好。

22:31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在紅磡體育館香港，到最後認為說，大師在台灣、台北都辦佛學講座，辦得人那麼多，上萬人，我們這裡應該來做。特別請師父到紅磡體育館去演講。所以呢，我也替他們安排。為什麼呢？後來師父又跟我講一句話：「你不要叫我唱獨角戲嘛。」對啊，節目開始請師父上台，節目完了大家鼓掌下台。師父一個人從頭到尾。所以我就去想一些，前面給師父加一個什麼節目，後面給他加一點什麼節目。我要加這個節目，一定是跟佛門的佛法有關係的。所以尤其呢，這個開始的時候，我就要讓很多個婦女，大家一起來獻供。我們要請師父演講，上面都有佈置佛堂，所以呢，先向佛獻供。所以呢，先有這個節目，或是呢，先有一個合唱。這個呢，前面有幾個，然後呢，再師父演講。師父演講完了，我們要迴向。後來呢，我們佛學院人很多啊，幫師父做一個迴向偈。所以呢，這個時候大家一起出來，幫助做一個迴向。所以呢，這個節目都是從這個上面慢、慢、慢、慢把它改變了。所以師父的這個演講不會那麼單調、無聊。

24:19 依來法師 (Venerable Yi Lai)

紅磡有 20 年，國父紀念館總共有 30 年，都是這樣子陪伴師父弘法走過來。

24:30 滿可法師 (Venerable Man Ko)

容師父確實是佛光山活動的第一把手，任何事情都非常細緻。

24:37 覺舫法師 (Venerable Jue Fang)

那謝謝容師父，謝謝。

24:40 慈容法師 (Venerable Tzu Jung)

好。